尚書補傳

尚書補傳卷之一

豐山　洪奭周　纂

堯典

放勲二字尚書開卷第一語也而釋之者終未允愜古注以倣訓放以為能倣上世之功固失矣蔡傳以至訓放引孟子言放乎四海以證之以為功大而無不至也然則放勲云者猶言至功也以功無不至而謂之至功恐不成文理況只言至功而已則又孰知其為無不至之意耶放之為縱古有明訓朱子解論語天縱之將聖曰縱猶肆也言其不為限量也窃謂

自然經室藏

放勳之義亦可以此釋之姑錄以質于知者

克與能同義而有輕重之分焉能者恒辭也克者難辭也春秋之例勝大敵曰克亦言其難勝也讓遜退讓人之所謂柔弱也人惟無我而後能讓唯無欲而後能讓無我無欲非至剛者孰能哉贊堯之聖曰克讓言它人之莫之能也

九族之訓自古不一古注以為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而蔡傳亦從之然謂高祖至玄孫之身耶則父子祖孫何可分而為族且人雖上壽罕有見玄孫之長成者也又何可以九族為常稱耶若謂高祖已下之派

系耶則自高祖至父止四族耳若自兄弟已下則非其父若祖之子孫亦高祖若曾祖之子孫又何可各為族也若謂其凡在高祖兄弟之列者為一族繇是以至玄孫皆視此例耶九族以服為限凡在高祖玄孫之列者非己之高祖與玄孫則皆無服之親也其說亦不通矣歐陽說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九族而朱子亦嘗引其說然九族以服為限而妻族之有服者唯外舅姑而已故以妻之父母各為一族自古及今未嘗聞有以夫婦之身分為兩族者也若以為妻之父母之族也則祖母之族不在於九族之中

自然經室藏

而獨及於妻母之族是亦可謂得輕重之宜乎九族之稱始於唐虞而唐虞之禮不可想見其彷彿今欲據周公以後五服之制而求合於千有餘歲之前宜其牴牾而不能通也

二典禹謨朱夫子蓋嘗是正今其文俱載先生集中而其與蔡傳不同者甚多蓋蔡序所謂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也然字句之間亦有失先生本指者此豈或蔡氏之誤改歟九族之釋既從古註爲高祖至玄孫之親而又繼之曰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蓋舊說九族專以服爲限聖王惇睦

之恩豈但止於五服之內而已哉此所以必言五服之外也蔡氏刪之曰五服異姓之親是專指異姓之有服者言也其意已狹矣且異姓之服唯小功緦麻二者而已又安有所謂五服哉

古之稱百姓有指民而言者同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也有以百官言者國語曰民之徽官百王公之子弟之徽其官者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是也堯典之平章百姓對黎民而言舜典之百姓如喪考妣對四海而言故孔傳皆以百官釋之恩謂平章有整齊秩叙之意昭明有精白顯揭之義協和時雍則

樂其生善其俗而有莫知所由然者矣正朝廷和萬民固亦有深淺也蔡傳以百姓爲畿内民庶於經傳未有所據然命契之辭曰百姓不親此必非指百官而言也是以朱子謂典謨中百姓皆是說民當更詳之

司馬貞曰平章百姓今文作辯章徐廣曰黎民阻飢今文作祖飢貞唐時人也今文古文不獨篇數有多寡其文字異同亦不止一二唐代之初猶及見今文之真而今不可復攷矣

春夏秋冬四時之行日之出入晝夜之長短二十八

宿之推移天也嵎夷南交西朔之宅地也作訛成易
析因夷隩人也鳥獸者動物之寂著者也天下之事
物畧備於是矣古之聖王以天道爲治經傳言天道
者莫詳於堯典然其所言者皆四時之序日月星辰
之象昭著而易見者也其究也則以敬授人時爲重
而已與後世以讖緯禨祥言天者異矣
人或言古人之文多踈硬後世之文始整齊纖密彼
所謂古人之文殆只見戰國以後耳文莫古於唐虞
堯典之命羲和舜典之命九官條貫井井一字不紊
後世之文整齊精密有能過於是者乎四方之宅唯

自然經室藏

嵎夷不言東唯南交不言它辨而西則獨不言地名
四時之政東作西成皆在賓餞之下而南訛獨在敬
致之上北方則又獨言朔易而已此又於井井之中
錯互成章猶日月星辰行度有常而弦朔伏留參差
相變此亦自然之至文也先儒疑南交之下脫曰明
都三字竊恐未然
羲和之職分掌四方而其所宅皆在於極遠朱夫子
是正蔡傳以為官在國都而統治之方其極至此非
往居於彼也蔡傳改之曰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
在於嵎夷夫士圭測景乃所以定皇居也測候之所

何嘗不在於國都哉是以謂測候之所極於嶋夷則可謂其獨在於嶋夷則不可朱子又嘗曰宅度古文通後漢石經以宅嶋夷為度嶋夷然則度云者豈即測候揆景之謂歟

朱夫子是正本釋日中星鳥曰以日晷中星驗春之中蓋必如是而後始切於人時之授也又釋日中宵中曰春至陽故以晝言秋主陰且避春之日中故舉宵以見日此雖非大義所繫亦可見古人立言之不苟蔡傳皆刪之未知何意

古聖王之政恒與天道相參明堂月令呂覽戴記之

自然經室藏

所傳蓋尚有遺意爲漢高帝承秦火之後不事詩書而蕭何以刀筆吏爲輔其言猶曰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因舉中謁者四人各職一時而魏相以刑名雜霸佐孝宣亦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各主一時以法義和之官自漢已後則此意不復講矣充命羲和則曰欽若昊天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皐陶陳謨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蓋古者百工之事未有不奉天時以行者而今不可復聞其詳矣

熙之爲訓有三光也和也廣也朱子於詩及大學皆

以熙爲光明蔡氏於書則皆以廣爲訓固亦可通然
庶績咸熙百志惟熙百工熙哉皆不如以和爲訓如
熙天之命熙帝之載又未若訓光之爲尤長也
僝之爲見古無明訓唯孔傳有之朱子亦以爲未可
灼知按史記引方鳩僝功爲旁聚布功馬融云僝具
也竊謂布亦設陳之意與具相近司馬遷嘗受書於
孔安國其亦或有所據歟
蔡傳釋僉曰於鰥哉以爲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
朝者同辭而對也唐虞四岳總領萬務不獨統諸侯
之事而已且帝堯之疇咨也羣工百僚當咸在于朝

自然經室藏

何必偏指諸侯也哉

方命圮族鯀之所以獲罪也後世之爲人臣有獨行其志而不唯阿以順旨者是亦可謂之方命歟有特立無朋而動與時乖者是亦可謂之圮族歟是以有獨行特立而被之以方命圮族之誅者矣亦有方命圮族而竊託于特立獨行之操者矣是果何道以辨之歟嗚呼此固爲人君爲人臣者之所宜先知也

試可乃已言試其可否不可而後乃止也朱子曰試而可則用之可已而已之也文勢固明順而蔡傳曰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其義似未瑩

以堯之聖既灼知鯀之方命圮族矣乃因四岳之舉而強試之試之無功則亦可以速已矣乃遲遲以及乎九年之久何哉蓋任一己之獨見而違衆人同然之議雖大聖不敢也既試之矣不盡其才不究其用中道而遽易之又聖人之所不為也然則九年之間灼見斯民之蒙害而恬然不為之所可乎曰鯀功不成而已非有加害於民也且當時治水之才未有過於鯀者雖易鯀何益此所以汲汲於明明揚陋也

汝能庸命屬四岳說巽朕位屬堯說庸命言四岳能用我之命也惟其能用我之命而成我之功是以知

自然經室藏

其賢而欲授之天下也蔡傳曰汝能用我之命而可
遜以此位乎其意似指受位為用命未可曉也
以堯為君而四岳為元佐益亦非常人矣是以堯欲
授之以天下四岳之辭也不過曰否德忝帝位而已
堯使之明明揚陋而不復強之於四岳益亦知其辭
之出於誠也上世君臣之際其簡質若此雖三代不
能及也孔傳乃謂衆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故不舉
及聞帝令舉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
孔穎達又謂堯知有舜而先訪四岳者以舜卑賤暴
禪之則恐人不服此皆以末俗猜防籠罩之態而窺

上世之聖人也吁亦悖矣近世談經者或崇古注疏以抑宋儒古注疏可取者在名物訓詁耳若其論義理悖謬如是者非一非宋儒孰能正之哉

舜典

舜典首章二十八字古文今文之所皆闕而始出於隋文之世者也其文無一字不緣襲曰若稽古帝舜襲堯典也曰重華襲遷史五帝紀也濬哲襲南頌長發也文明襲易之同人明夷也溫恭襲商頌那也允塞襲大雅常武也玄德襲老子也升聞襲文侯之命也乃命以位襲遷史伯夷傳也古文之行于天下亦

自然經室藏

二百年矣而二十八字之闕獨誤乎隋文之世其文又若是多緣襲呼亦怪矣然其辭皆根乎經傳而不悖乎義理則固無用異議焉也唯所謂玄德者實出乎老氏吾聖人之言德也曰明曰俊曰丕顯無有所謂玄也若以其闇然自修不衒乎外耶則謂之內可也若以其反照不顯未施乎世耶則謂之潛可也夫玄也者幽窅而不可測深秘而不以示人之謂也吾聖人豈有是哉書燬于秦孟子之時百篇皆無恙也史以孟子尤長于詩書而孟子之引如喪考妣遏密八音乃以為堯典豈孟子亦不見是二十八字而以

舜典合于堯典歟吁亦可疑矣

蔡傳釋賓于四門曰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四門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左傳曰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故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主四方之賓者不過如周禮行人之職所掌者唯賓客近勞之禮而已若之何其能流放人也蔡傳又以賓四門爲兼四岳之官四岳內親萬務外領諸侯恐不止主四方之賓客而已史記曰賓於四門諸侯遠方賓客皆敬焉融曰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杜預釋左傳則曰闢四門達四聰

自然經室藏

以賔禮衆賢愚謂如蔡傳之釋則當依史記及馬氏之說如左氏之意則當依杜註二義各異不可得而兼取也唐虞官制今不可詳二義未知其孰長然以下文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觀之則趨當時別有四門之職以待天下之賢俊不止主諸侯賔客而已

詢事者詢其言也考言者考其事也不曰詢言而曰詢事所言者皆實事也不曰考事而曰考言言與事相符而不爽也唐虞之隆也堯舜之聖且哲也以大聖而舉大聖也闢其名而不詢其言未敢用也徵其

言而不考以事未敢大用也故數奏以言矣又必曰
明試以功三載考績然後黜陟之典加焉後世之以
名譽交游用人者無有也以趨嚮論議之異同而賞
罰人者無有也夫以賢者之交游而用人未必不得
賢者而用之也以趨嚮論議之異於君子而罪人未
必不得小人而罪之也雖然專以是而已不揣以功
實則趨權附利黨比之習自此其成矣砥行蘊才之
士不肯爲合以取媚者且相率而擯于時矣
蔡傳釋玉衡曰衡横也謂横簫也以玉爲管横而設
之所以窺璣也據是則衡字當音横矣唐虞璣衡之

自然經室藏

制今不可攷以渾天儀圖見之則所謂玉衡者正當璿璣之中央有持平之象故鄭玄曰運轉者為璣持正者為衡然則衡當以平為訓而諸亦當如字矣由漢以來諸儒為六宗之說者衆矣其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旁不在四方而在六者之間及謂為六氣之宗六合之游神與乾坤之六子者既皆荒渺而不經矣其謂天地四時與天皇五帝者則上複于類帝其謂日月星河海岱者則下複于山川其謂六為地數而以為地祇之祀者又傅會而無所稽鄭康成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蓋本諸周禮然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皆星也而與星辰并列為宗既可疑類帝之後別舉星辰而不及于日月尤非輕重之宜也唯家語載孔子荅宰我之說與禮記祭法合故孔傳取之而蔡氏亦從焉然家語為王肅所竄亂不可盡信而祭法之文唯雩宗幽宗有宗名其它未嘗稱宗且寒暑之迎水旱之祈各有其時恐不宜以攝位之故而并舉于一時也晉張髦以文祖為太祖之廟而六宗為三昭三穆程子亦取其說上帝天神也山川地祇也六宗之禋宜為人鬼而人鬼之祀莫大于宗廟以次于上帝之類固為然也或謂受終之初既有

自然經室藏

將以天下與四人耶夫四岳之為一人也亦明矣蔡傳既從朱子而獨以日覲四岳為四方之諸侯蓋以為日日而見之必非一人而已也然二典之中言四岳者非一而獨以此為四方之諸侯亦不通矣豈以四岳之職實統羣牧故羣牧之至也必隨四岳而偕覲歟四岳者輔弼大臣也固不當如羣后之一覲而已也或曰四岳羣牧謂四岳之羣牧猶言四方羣后也

孔傳以藝祖為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蔡傳兩存之夫號名者所以別其異同也一廟也而或

稱文或稱藝一篇之內同實殊名又將何以別其異者耶反面之義不間遠近既告于廟則當徧七世不當獨行于一廟而已若舉一以統餘則當歸重于最尊之廟又不當獨舉近代而已然則謂文祖爲藝祖之所自出亦恐未然史記引此作歸至于祖禰廟馬融王肅皆以藝爲禰豈禰藝聲相近而訛歟不然則藝祖者亦必最尊之廟也

一巡守者言一度巡守也四朝與一巡守相對爲文則亦必謂四度來朝也孔傳以爲各朝于四方之岳故曰四朝蔡傳以爲四方諸侯分朝于四年俱恐非

自然經室藏

文理夫往来之禮雖無不荅而君臣之分固有尊卑
五年之間天子一巡諸侯亦一朝烏在其尊卑之異
體也然則遠方諸侯去京師數千里捨其社稷人民
之守而歲奔走於道路可乎且五年一朝周禮有明
文矣曰古今之禮繁約絶異以萬乘之尊五年而一
徧于四方豈後世之所能堪哉是以虞以五載而周
以十二年巡守之年既不同矣而獨何疑於朝覲哉
且周之朝禮九服各異去京師千五百里以内則未
嘗不歲見也舜典所謂四朝者蓋亦指綏服以内之
羣后耳要荒之外固不在此例也

十有二州與九州之分合皆不可考其時矣蔡傳曰
中古為九州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始分
為十二經之書肇十有二州明在帝堯徂落之前而
乃以為即位之後可乎吳氏謂史官泛記大事不計
先後之叙然此特通言攝政時事耳如不以即位後
事混記於攝政之時也史記言舜巡狩行視鯀之治
水無狀乃殛於羽山於是舉禹而使續其業肇十有
二州既承巡狩之後則要當在大禹告功之前所謂
封山濬川者安知非即禹貢所謂刊旅滌源者耶漢
書曰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水土既平更制

自然經室藏

九州蓋得其實矣凡詩書傳記稱九有九圍九土者甚多未有稱十二者蓋十二州者一時之權制也不然則舜之攝政才廿有八載耳攝政而後極無極無而後舉禹舉禹八年而後奏績盡為九州有成緒矣又不出十餘歲之外而汲汲焉分為十二聖人之政經遠而簡易恐不如是之務更也

王者之教必使民曉然而易知也易知而後易從王者之法必使民曉然而易見也易見而後易避教易從而刑易避先聖王之所以易天下也雖然教化之功猶待漸摩而刑罪之犯決於俄頃一犯而不可復

悔者法也一施而不可復追者刑也此先聖王之所
危恤也是以周禮六官之職皆以元月之吉懸法象
魏使萬民觀其象而舜典於典刑獨言象朱子謂畫
象而示民以常法是也夫欲使民咸知者其法不可
以不簡裹周之刑至於三千雖欲懸象以示民其勢
必不得而盡矣後世刑章之繁如蝟毛而猶不足以
勝姦於是乎多為科條新令日增而一二有司臆定
而深藏之雖朝廷官府之中尚不能盡詳也而況於
閭里乎及其不知而犯之也刑之乎則罔民捨之乎
則廢法其亦異乎象刑之意矣

孔穎達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禹貢之惟金三品說者以為金銀銅是也古之贖罪者率用銅唐虞之制雖不可攷鞭扑之贖皆輕罪也必不用人以難得之貨蔡傳以金為黃金恐未必然也

怙終之終謂終其惡而不改也疏以為終行不改蔡傳以為再犯皆此意古注疏及大全唐本朱子象刑說皆作怙終惟我東鄉本作怙縱當改正

當刑而刑當宥而宥聖人固未嘗有偏也雖然當刑而刑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當宥而宥者聖人之所樂為也流宥以下凡九句而寬恕之意過其半其歸

於嚴者唯怙終賊刑一句而已聖人之意亦可見矣
然則朱子論刑每依於嚴而其作象刑說也又極言
輕刑之弊何也君子之立言也將以正俗而救弊也
是以吾夫子退子路而進冉有言各有攸當也宋之
治法過於寬厚而其衰也綱紀又大壞今攷諸朱子
之書當孝宗時有妻與所私者共謀殺其夫而有司
請從輕者有以私怨殺一家數人而罪止於投竄者
有為長吏藏匿亡命共鑄私錢侵盜官帑累千萬緡
而止觧其見任者南渡之君孝宗號最嚴而其用法
尚如此朱子之論又安得不若是也雖然象刑說有

曰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聖人之心雖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亦不能無小不同嗚呼亦可謂知聖人之心矣

賊者傷害之謂也怙終者不宥不贖而必極其法此所謂賊刑也夫怙終之罪固可惡也然於其中亦有輕重焉或刑或殺各以其輕重之當而已蔡傳曰賊殺也然則有所恃而再犯鞭扑之罪亦皆必誅而後已歟

字書以殛為誅故世以殛鯀為被誅而死非也孔傳云殛竄放流皆誅也疏云殛者誅責之稱蓋誅者責

也如於予何誅之誅非誅戮之謂也蔡傳以殛爲拘
囚困苦之亦無明據左傳曰授諸四裔以禦魑魅史
記曰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變者變其俗也四夷雖
有罪使之治夷狄則猶足以變其俗如後世謫官于
遠惡州也若其死也則又何禦與變之有朱子曰洪
範云鯀則殛死殛死猶言貶死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朝覲謳
訟獄者皆歸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此孟子之言
也孔傳以格于文祖爲三年喪畢之後蓋本於孟子
也而蔡傳起之以爲不知何所據豈蔡氏未攷於孟

子耶柳以爲舜既受終行天子之事至于二十八年之久不當復避於堯崩之後耶蘇輒古史謂孟子之言爲不可信而朱夫子引伊尹告歸周公還政之事以辨之夫舜之受終受堯命也堯之命舜命以天子之事也是以類禋巡狩儼然皆天子之事也其與伊尹周公亦少異矣且避位於三年之後則三年之內天下將不知定主矣此其事固不能無疑然上世風淳未可以末俗之常情度也孟子曰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其質言如此而朱子謂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而辭讓之發根於所性避之而不吾釋然後不

得己而始受斯言也得聖人之心矣又豈容異議於其間哉

格于文祖告堯之宗廟也舜之天下即堯之天下也舜為天子而奉堯之廟亦宜也或曰民不祀非族堯之於舜亦族歟曰彼謂非其鬼者耳天子之為天下主也天地山川前代之聖賢皆其所當祀也而況於受其命承其統踐其位而行其禮者耶然則廟無二統其如瞽瞍之祠何曰廟無二統以為後之禮言耳天神地祇之壇百辟羣公之祀并主於天子雖多而不嫌也而況於君與親乎金吉甫曰以天下相傳則

自然經室藏

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天下之公義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蔡德晋曰虞之時祀堯爲功德之廟而自立親廟祀瞽瞍以上夏禹之時增舜爲功德廟而自立親廟祀鯀以上虞夏之禮邈乎其不可徵也然若是二說者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容易也然則朱子謂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何也曰是朱子一時問答之言也朱子是正蔡傳汎于禹謨是晚年之絶筆也其卒章引說者之言以神宗爲堯廟而不作其非使堯廟在于丹朱之國也禹何以舍舜而往受

命哉即朱子定論可知矣曰孔穎達以為舜既格于文祖後當自立祖廟而堯之文祖當遷于丹朱之國夫舜之祀堯固也若堯之先祖則其將遷于丹朱之國歟抑亦將并祀之歟曰是未可知也然舜之祀堯君統也其祀瞽瞍以上則親統也堯之考為嚳嚳之曾祖為黃帝是固君統之所在也故記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若夏禹氏之於虞則祀舜可也祀瞽瞍則不可非親統亦非君統也意者堯之文祖不宜見遷于舜而在禹時瞽瞍已上之廟則當遷于商均之國歟

自然經室藏

堂陛之分益尊則上下之情愈闊舜之攝政既二十有八載矣而踐位之初猶以明目達聰為首務其斯以為大舜乎然曰詢于四岳而已未嘗寄耳目于左右便嬖也謂之闢四門明與何察隱微以為明者亦異矣

史記五帝紀曰命十二牧行厚德遠佞人此即所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也食哉惟時則民富矣柔遠能邇則民服矣惇德允元蓋修德以化民之事也蔡傳以允元為信仁厚之人意稍牽強孔傳以為皋行德信使足長善則以惇德允為一句而元字別為一句

尤費解窮疑元如其惟王位在德元之元蓋謂厚行其德而實能爲民之元也或又疑而難任人之難當如其難其慎之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也其說亦似有理然不告以求賢之意而但戒以任人之難其弊也必多疑不專而賢俊之路將日阻矣

以堯舜之聖久於宅位豈不能知天下之人材哉一官之任動輒詢咨雖禹益稷契之位在貴近已試而有績者亦必待僉舉之及未嘗有一人獨見而特簡者何哉或謂內己屬意而外俟公議將以示天下無私若是則上下相伺而專以術相馭也豈上世之所

自然經室藏

宜有哉夫聖人之心未嘗自聖未嘗以究人之知為不如己也己雖知之猶不敢率然自用而博訪於羣下此所謂稽于衆舍己從人者也此所謂弗詢之謀勿庸者也而況於不及聖人者乎然則有賢在下而不幸不為人所知則雖人主獨知之終亦不可用歟曰人以為可而吾知其不可則舍之矣流子朱共工是也吾知其不可衆人以為可則有試之者鯀是也人不知其賢而吾獨知之則亦將試之而已矣

史記夏本紀言舜攝政時舉禹使續鯀之業堯崩舜始命禹平水土禹拜讓於契后稷皐陶舜曰女其往

視爾事禹乃奉帝命傅土定高山大川此以舜典命禹之辭專爲治水而發也稷之播穀益之烈山澤驅禽獸皆治水時事也而命棄后稷命益作虞皆在命禹之後遷史而紀亦似乎有據矣雖然洪水之災九州胥墊岌岌若不保其生而三十餘載之間漠然無所規爲以堯崩踐位之後又烏在其爲百姓極溺之意也且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乃無總庶政之意未見其專爲治水之任也僉曰伯禹作司空乃已然之辭司空者主水土之官也禹之平水土蓋亦已久矣由是推之則棄之后稷益之作虞皆亦已久矣蓋九

自然經室藏

官之定實自虞始肇方更新官制擇人而分任之其新者既疇咨而命之其因舊而任者亦申命之以致其意也徐夏卿曰命稷申舊命也命益則先時而後命蓋新命也益之烈山澤則特受命相後如後世奉使者之為耳

五品不遜惡之大者也周禮八刑以不孝不悌不睦為首而康誥亦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仁人聖主之所不能宥也舜猶以在寬為戒何也陳元之母訟其子不孝仇覽不誅而卒為孝子乙普明兄弟訟田蘇瓊泣涕諭之而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夫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教之不從而後威威

之不悛而後刑戮加之然猶瞿然自反曰吾教之不至歟其寬也蓋如此若康誥之所云則謂夫元惡大憝不可以一日容者耳

唐堯之民含哺鼓腹其無阻飢可知也九族既睦五典克從矣而曰五品不遜協和萬邦比屋可封矣而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聖人雖視民如傷又豈若是為過情之言耶夫博施以安百姓固堯舜之所病也況洪水新平三苗未賓由堯舜思之豈不歉然自見其不足也夫以堯舜之治不敢一日而少忘其憂苟一日少忘其憂則憂亦將真及之矣而況於後世乎

自然經室藏

允之爲言信也亦當也傳曰允當則歸字書曰今俗
許諾曰允猶曰可也惟明克允謂刑罰之當其罪也
出納朕命惟允或出或納之當其可也
諧者和也而有偕意故字書亦曰合也偶也病與伯
夷之讓但曰汝往哉曰往欽哉而益與垂之讓則曰
往哉汝諧蓋使之偕其事也史記言朱虎爲益之佐
蔡氏以爲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然則諧之爲偕
也信矣
後世設官唯兵與財爲重虞之九官無一及之后稷
雖農官教民播穀而已未嘗如漢大司農之經天下

財計也豈財統於百揆而兵統於士師歟秩宗典樂後世以禮部兼之矣司空共工虞後世兼領於工部而猶以為閒官矣司徒之職今為戶部而所掌唯財計不復問五教矣蓋上世聖王與天同道五行百物皆賴其治易所謂財成輔相者是也後世之治有能輕徭賦平獄訟使兵食粗足而冗賦少息者已號為太平矣雖禮俗教化未暇及也而況於五行百物之治乎或曰工者技巧之賤耳亦可與禮樂政刑齊重歟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周禮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若後世百用咸

自然經室藏

具法象已立陶冶梓匠皆委諸傭隸而足其為閒官也亦宜矣

孔傳以三禮為天地人之禮所包者甚廣蔡傳以為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則專指吉禮而不及於軍賓凶嘉矣周禮大宗伯於五禮無所不統而其首章專言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豈以其重而可包乎其餘歟

居敬則私曲無所容乎心心無私曲而清明之氣生焉故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凡人之遇事顛眊而失其指者皆有所牽於私者也遇事而牽於私者皆平

居而放其心者也

水靜而後明人靜而後清其所以能靜者敬而已矣是以夙夜惟寅而清明生焉管敬仲曰正靜不失昭知天下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瞿曇之徒亦有曰戒生定雖異端雜霸之學亦未有不先治其心而可以有為者也

官人以世殷周之末弊也三五之隆立賢無方草野之畯支庶之裔唯其人可教否耳必曰胄子不已俟歟古者不世官而世爵有邦有士之適子皆將有子民之責者也恐可以不教唯後世不講義而親賢

勲勞之世亦不可以終廢也於是乎使綺紈膏粱之子不學而居民上而其害之及于民者無已先聖王之為慮也亦遠矣胄子之教通乎人人文質寒暖則擇而後教此所以歸重于胄子歟或曰胄之為言裔也國語曰晉人鮮胄凡子孫皆謂之胄不獨謂適子也

志動于中而後言形于外言而後有詩詩而後有歌有歌而後聲律以協之此先後自然之序也後世之言聲律者先為一定之高下清濁而後彫琢其辭以求合固已離其天矣近世之言詩者又率構虛辭匠

新意而求巧于字句之間其辭之所發未必皆胸中之所蘊積也是非以詩言志而以志就詩也欲求其興觀羣怨得乎朱子曰詩之作言志而已以聲依言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今人則安排腔調而倣言語去合腔子是永依聲也豈不倒哉嗟乎樂之失古也固久矣志之形乎言者無古今一也顧又以後世之聲律梏傷之豈不惜哉

命龍作納言曰出納朕命惟允孔氏傳曰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流之者以為官名納言而不言出朕命有出無入而無言納互相見也蔡氏以敷奏

自然經室藏

復述釋納陳胡諸儒又引後世繳還之事以證之其於字句之釋則固密矣古人立言不甚拘拘於字句唯觀其大指所歸而已朱子曰納言之官如今門下自外而進者既審之自內而宣者亦審之是則孔氏之意也夫闢四門以來天下之言天下之善言固至矣未必無讒說之容其間也夫既來天下之言矣又必與天下之賢士共審之然後為讒說者不得行如陳胡之說也則所出納者君命而已若之何其能杜讒也或曰天下之言不能直達於天子而使納言裁擇之納言而賢也則可納言而非賢則其將如壅蔽

何曰人君而果賢也則必能擇納言人君而不能擇納言則又安能自擇天下之言人主之職在於得人而已寰宇之廣也億兆之衆也一一而親擇其言雖舜禹亦不能也然則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者非歟曰是非盛世之言也權臣擅命冦敵密邇不得已而為是者則有矣非盛世之所宜法也李沆之告宋真宗曰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則佞我　孝宗大王有訓曰人主當光明正大何可屏左右而言此讒說所以入也大哉言乎

惟時亮天功之時孔傳釋之以是蔡傳無釋蓋從孔

自然經室藏

傳也陳氏大猷以欽哉惟時爲敬以趨時東本謗解用其說今按惟時亮天功與惟時懋哉語勢相類當從孔說然以食哉惟時之意例之則陳說亦未可遽廢也姑并存以俟擇者

官必賢而後任賢必咨而後審此唐虞用人之法後世之所宜師者也若其或咨或不咨或因舊而命則非大義之所繫而其事亦不可詳攷矣曾氏以百揆三禮之必咨四岳工虞之泛咨爲輕重之別是固似然矣至謂伯夷所讓之人必中於典樂納言之選故不咨而命則亦近於傅會矣隆古之才固無適而不

可然其用亦各有所長夔之於樂尤貫古今而獨精者也夫豈直因伯夷之一讓不問其能而遽授以宅職耶說者謂堯任一夔作大章則夔之職于樂也蓋久矣又安知其非申命舊職若因禹之讓而申命于稷高臯陶者耶上世濶遠經文簡深讀書者因經之所已言者而求其所可通而已臆測於經文之外以求新巧此亦說經之一病也

古人之政簡而嚴後世之政煩而弛三載而後考三考而後黜陟非簡乎明則必陟幽則必黜非嚴乎後世之治天下者多爲科條密若蝟毛明法之吏不能

自然經室藏

舉其契搖手舉足動墨文綱循良之吏不能究其功
然其法既煩則其勢必不能盡行既不能盡行則豪
猾黠狡之吏亦將蔑法而無禁矣或曰三載考績既
知其不稱矣而猶復俟六載之久民之受病不既多
乎曰三考黜陟者經制也豈功巨慝固不在是例矣
善乎陸贄之言曰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於尺
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此上世
所以上下相安而人得以盡其能也
朝廷正而四方服賢俊庸則遠人懷舉錯進退之宜
先王所以不用兵革而折衝於千里之外也溫公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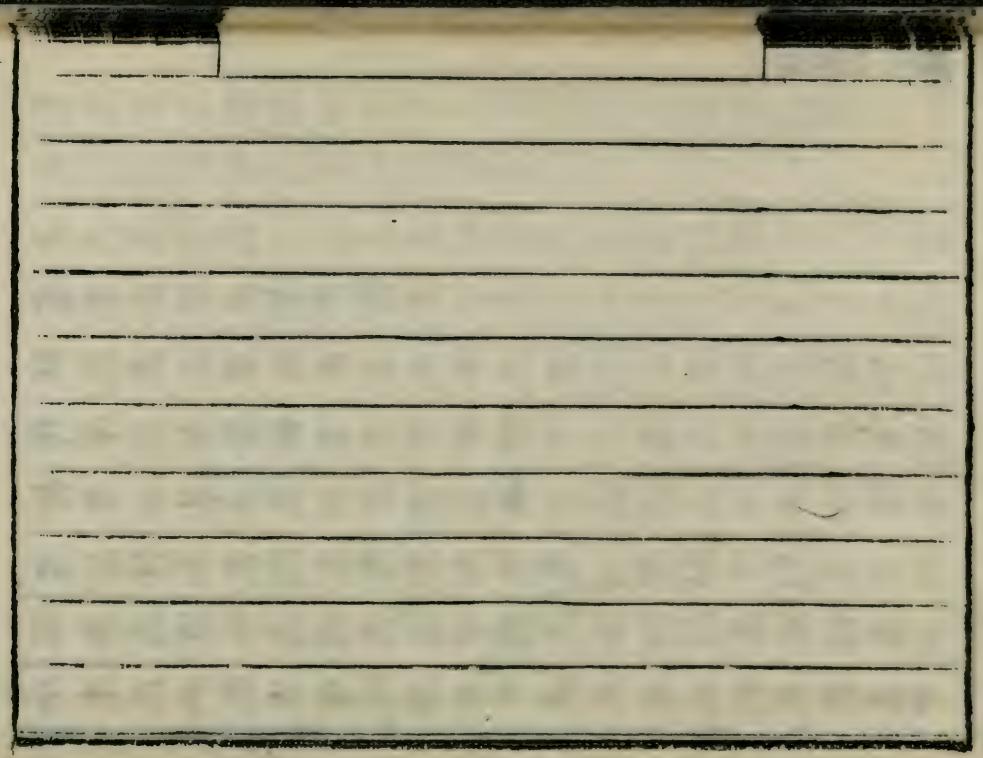
而契丹戒邊吏少師死而楚人息兵於隨而況於唐虞之黜陟乎是以言惇德允元而承之以蠻夷率服言任賢去邪則終之以四夷來王叙庶績之咸熙而繼之以分北三苗唐虞之際萬邦時雍其最遠最頑而最難服者唯三苗耳三苗分北而天下之無不服可知矣分北三苗蓋所以極言考績黜陟之成効而非以分北為考績之黜陟也考績之典所以理百官有司與中國之甸侯耳四夷荒服之表固宜非考績之所及也葦傳謂禹班師而三苗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夫既阻兵而逆天子之命矣尚何

自然經室藏

考其善之有若以分北三苗爲考績之黜陟則是必
無徂征逆命之事而後可也
堯之命舜攝也年未及九十矣享祀朝覲巡狩之事
皆使之代焉舜以九十三歲而命禹攝又十有七歲
而崩時年蓋百有十矣乃躬駕遠巡於蒼梧九疑六
千里之外又烏在其命攝之意也史記言舜巡狩崩
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蔡傳兩傳其說而
結之曰未知孰是史記載五帝三代之事與經傳相
牴牾者衆矣舜之既倦于勤而不復遠巡固理之所
必不期也況有孟子之言以爲之明徵耶蔡傳又曰

今零陵九疑有舜塚葢將以直史遷之說而疑孟子之失其實也前代陵墓傳於今者往往多可疑箕子君朝鮮今其藏在我東之平壤而河南湯城又有所謂箕子墓者若此類可盡信耶韓退之作黃陵廟碑辨舜死葬蒼梧不可信殆數百言朱夫子是正蔡傳採用其語甚詳而史記之說則蔡氏之所追增也讀書者亦可以知所擇矣

自然經室藏



尚書補傳卷之二

豐山　洪奭周　纂

大禹謨

放勳重華文命史記大戴禮皆以為堯舜禹之名孟子舉堯言亦稱放勳曰蓋非名則號也即重華文命可知矣而舜典逸章曰重華協于帝大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詳其文勢皆不類名號豈今之古文與孟子所見者異歟吳才老曰大禹謨非專為大禹而作篇首十有七字是後世模倣二典而為之也朱夫子是正蔡傳嘗載其說今見於朱子集中今本書傳無

是者蔡氏刪之也

二典三謨皆虞夏之文也而大禹謨獨平易流利與後世文體無異五十八篇之集傳皆蔡氏筆也而自大禹謨若帝之初已上爲朱夫子所是正善讀者俱當自知之夫文體之古今高下於學者末也然窮經之士亦不可以不之知也

知爲君之難則必不敢以獨見治天下知天下之不可以獨取也則必求賢以自助天下之善言於是乎無不進而天下之賢人於是乎無不用矣然不能合己則雖有善言無益也不即困窮則雖有賢人亦不

為之用矣天下之至不足畏者莫如無告困窮之民然鰥寡孤獨摧抑而沈淪者一不得其所而天下之人心去矣為君之難蓋如此

廣運者運之廣也運行也用也施也八域無不被萬為無不周斯之謂廣運孔傳曰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蔡傳亦以大而能運釋之未知如何

循理而行者坦然而直遂浩然而自得行乎天下無往而不達內不能自快於心外不能無慮於人委曲傅會費辭而後自解者必其不合于義者也故謀之裁者勿成而後百志熙天下後志而動無不成此所

謂百志惟熙也

唈濡以市是姑息以避謗法弊而不更人頑而不罪

取悅目前而不卹久遠之害斯今人所謂識體而古

所謂違道于譽也然厲小民戰公議陰濟其一己之

私者又輒藉口於是是故既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即繼之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古人之爲慮深

遠也若此

五氣之運行于天而五材之用備乎地撫于五辰言

其氣也洪範之五行禹貢之六府皆以材而言也朱

子曰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罷火如出火納火

禁焚萊之類此皆五材之實用也蔡傳獨以相制相助以洩其過而補其不足為釋則是專乎氣而言矣聖王之治與天相參而其用之見于政者皆民生日用之實事也以是為淺近而專求諸造化運行之微非所以語實政也

教人者必使之見其可樂亦必使之見其可畏不見其可樂則其趨事也不勇不見其可畏則其避罪也不果趨事之不勇避罪之不果教之所以不行功之所以不成也戒之用休誘掖之以可樂也董之用威率厲之以可畏也用者以也猶曰以休戒之以威董

之云爾朱子曰戒喻之以休美之事是也蔡傳曰戒喻而休美之督責而懲戒之是蓋以爲戒之而使之美董之而使之畏也殆異乎朱子之本指矣

戒之用休勸善之事也曷爲不曰勸而曰戒曰戒也者先事而誘掖之謂也敬其業者有福勤於事者有功此所謂休也周詩之告農夫也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強此所謂示之以可樂也蔡傳謂勤於是者戒喻而休美之夫既勤於是矣則勸賞之而已又何戒喻之有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總言爲政之大體也罰不及嗣

賞延于世以賞刑分言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專言刑也是皆賞刑之經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以賞刑分言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專言刑也是皆賞刑之疑也言賞者再而言刑者五臯陶之職主於刑也言刑者五而歸於輕者居其四聖王之刑主於寬也古人之言有序而有要也若此

周禮有之曰刑亂國用重典信乎曰此殆非聖人之言也國亂者必無教不教而犯法者聖人之所矜也若之何其重刑之也且夫國之亂也必先壞其紀綱故談治者欲矯以嚴雖然紀綱之壞豈自下民始哉

紀綱既壞荼毒公行民固先受其病矣而又將嚴法以加之此仁人之所不忍也故曰此殆非聖人之言也然則坐視紀綱之壞而一於寬可乎曰肇典之言刑也由流宥以下凡六句而寬宥者居其五禹謨之言刑也由罰不及嗣以下凡五句而寬宥者居其四若是乎聖人之尚寬也然其嚴且重者各居其一曰怙終賊刑刑故無小也夫有所恃而侮法者堯肇之所不能赦也有所恃而侮法者苟必罪無赦而求紀綱之不肅不可得也綱紀既肅貴勢振慴而求國之無治亦不可得也又何必人人而用重典也哉

孔傳釋寧失不經爲寧失不常之罪疏以爲罪大非尋常小罪夫罪疑而輕之者謂其在乎可輕可重可以罪可以無罪之間者耳拂經亂俗非常之罪尚何所可疑而輕之乎蔡傳唯訓經爲常而無它釋豈亦從孔義耶或曰經者法之常也當罪而不罪則失其常法矣與人之無辜而死寧我有不守常法之失此所謂寧失不經也

洚水之洚孔疏以爲下流之水蓋古本皆作降也蔡氏謂古文作降大禹謨唯有古文而已今本之作洚者蓋蔡氏從孟子也蔡氏謂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

自然經室藏

其逝者反流泛滥而為灾如其言也則山崩流滥所泛滥者唯其傍山之下流耳九州之水若之何其皆懷襄也若曰九州之山同時皆崩則是周漢已後數千年所未嘗有之大異也曾謂唐堯之盛有是乎莊周謂堯之時十年九潦後世因混稱九年之水殊不知九年云者指鯀治水之歲數耳非謂潦雨之至于九載也且使洚水之患由於潦雨而已則雨止水縮疏理其故道而足矣又安用鑿龍門疏伊闕決汝漢而盡滌九川之源哉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朱子釋之曰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

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繇是言之則洪水之菑蓋自上古而已然矣是以宋儒有謂上古民稀居不近水不知其為害之甚至堯時生齒日富田廬日廣始以昏墊為苦然使上古水害皆如堯時則羲軒已來羣聖人不應坐視而不治堯又不應獨以方割為言也豈如後世河決之害或作或息而至堯時適當其尤甚歟洪荒之世百川皆能為菑自禹已後則天下之水晏然順軌唯大河下流時決溢為民患然亦數百餘年而後作耳此禹績之所以為大也

信及於人然後事立而功成民不信上而能成其功

自然經室藏

者未之有也故成允在成功之前左氏傳曰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不自滿假之假蔡傳無訓釋孔傳曰大也或曰假暇宜相通不自滿儉也不自暇勤也愚謂人唯自足然後怠心生焉亦唯自足然後汰侈之心生焉聖人之心謙謙焉常自以不足此所以能勤且儉也當從孔傳為是

朱子曰擇善精也固執一也中庸序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蔡氏傳曰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其意則固無異矣其言之精粗必有能辨之者

唐虞之命人也必曰欽哉至舜之告禹也則曰欽哉
矣又曰慎乃有位矣又申之曰敬修其可願曰欽曰
慎曰敬皆一意也以天下之大聖而其戒懼尚不敢
不若是嗚呼奈何其弗敬哉
堯之讓天下于四岳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而已四
岳之辭也曰否德忝帝位而已其讓于舜也曰汝陟
帝位而已舜之辭也曰讓于德弗嗣而已其使之摂
政受終則亦未嘗再辭也舜之命禹也至再至三至
於朕言不再則近乎矢矣禹之辭也亦至再至三至
於枚卜功臣則近乎苟矣豈五六十載之間已不免

自然經室藏

文質升降之少變歟抑秉筆者有詳畧之不同歟
世多言謚起於周然文祖神宗自唐虞已有之矣意
夏商以前唯祖功宗德之廟有號錄周以後則生而
有爵者皆有謚歟孔疏以文祖神宗為黃帝顓頊之廟
蔡傳以神宗為堯廟或曰文祖即堯神宗即舜歷史
官追書也堯舜之事將終於是焉故特書謚以別之
未知果是否又按朱夫子是正蔡傳曰說者以神宗
為堯廟未知是否其慎於傳疑如此而蔡氏直改之
曰神宗堯廟也其亦少果矣
舜既倦勤而命攝矣征苗之事猶親命之先儒以為

國有大事雖居攝猶稟命焉是則固然矣舜治天下六十有餘載四海之內咸已大和荒服之外雖有不率未足以為癬疥之病也而禹乃以居攝之重親總羣后以征之亦已可疑矣舜之敷文德也固久矣以六十餘載恭己之化猶不能格頑苗而耄期釋務之後顧反收功於七旬之內此又何也若其誓師之文平易婉弱絕不類商周以上語聲瞍之事與有苗又絕不倫古人雖無諱忌亦不應若是其無當其疑又不一而足朱夫子是正蔡傳絕筆於若帝之初而魯齋王栢謂大禹謨顛倒脫譌失其編序豈其說或有

自然經室藏

所受歟

負罪者任罪在身而不敢脫也引慝者引惡歸己而不敢避也爲子而不得於父母苟自以爲無罪則其過在父母矣若舜之心則亦未暇計及此也爲子而不得於父母是必我有罪焉耳其心也唯自訟其罪而不見其父母之有過此舜之所以爲大孝也蔡傳釋負罪引慝曰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慝若是說也是猶有計較彼我之意特有所不敢耳豈所以語大舜哉

瞽瞍之瞍蔡傳以爲長老之稱瞍與瞽同爲無目之

稱其爲長老則無所據豈以史記作瞽叟而云然歟文德者對武功而言禮樂政教皆文也不直曰德而必曰文德言其不用威武也蔡傳釋之爲文命德教是分文與德爲二也恐未安

皐陶謨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羌共工之功也益曰都帝德廣運羌帝堯之德也其言之善惡不同其語勢則一也皐陶大禹之陳言也皆先曰都以發之以其所言之可美也陳氏經曰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爲矜蓋古人之質而不自嫌也若此徐

自然經室藏

夏卿曰先都而後言猶益之先吁而後戒也傳以益之吁爲欲使聽者精審而臯陶之都則以爲美焉之問禹之問不過曰俞如何而已則臯陶之美其問不已遺乎

自克明俊德而至于協和萬邦大學之次序也然語功効而已自慎厥身脩而至于庶明勵翼則大學之工夫也慎厥身脩誠意正心而身脩也惇叙九族齊家也庶明勵翼治國平天下之要也所謂思永者何也恭己而物自正者聖人之事也然存諸内而已寂然而無所事斯又老釋氏之流爲異端者也故其身

既脩矣又必有謀慮指處之詳然後可以及乎人此大學之所謂慮而得也此大學之道所以貫乎體用而不偏者也

唐虞之民亦可謂得其所矣而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皐陶言安民而禹以為惟帝其難之夫以四海之廣有一夫呻吟於幽隱之中聖人之心亦不敢以為安也嗚呼豈不誠難哉堯舜之命其臣也一則曰下民其咨一則曰黎民阻飢雖禹之稱堯舜亦不敢曰民已盡安也而秦皇之臣頌其君則曰普天之下莫不得意嗟乎此固治亂之所以分也

自然經室藏

禹曰吁惟帝其難之蔡傳以吁爲歎而未深然之辭愚竊謂吁者深歎其難之辭耳治道之在知人安民不易之大經也安得曰未深然耶洪水之治所以安民也成大功者非得人不能二者之難禹皆嘗身親而深知之矣是以聞臯陶之言而亟嗟歎其難夫能深知其難乃其所以能成知人安民之功也

徐夏卿曰知人固智之事也安民固仁之事也然臯陶之言止曰知人安民而已未嘗及仁智也傳專以仁智二字解此一節此所謂下者抗之使高也此釋經之大忌也愚謂蔡傳謂知人安民爲智仁之事固

無害至以何憂讎兜以下三句為極言仁智功用則恐非經旨蓋憂讎兜遷有苗而畏巧言令色皆堯舜之所不能免也禹蓋言此以深見二者之難非以不憂不遷不畏為當然也若以是為仁智之極功則仁智之人將晏然謂奸兇憸慝之莫如我何而不復有戒懼之心耶

孔壬之壬古注以為佞蔡傳以包藏奇惡釋之窃謂古字多以相近通用如辟之為辟孫之為遜是也壬當如色厲內荏荏柔柔木之荏其訓為柔弱人主之所當畏者不在乎劉嚴之臣而在乎柔弱之人李林

自然經一全藏

甫秦檜之擅命田常王莽之竊國其始也皆未嘗不以柔弱進猶值昏怠之主也以高皇帝之神武聰睿而幾誤於胡惟庸吁真可畏也哉

夸暴跋扈可畏也柔弱者又何足畏歟噫兇暴跋扈之畏在乎庸主而已為人君者鮮不好承順雖美主猶不能免善於承順者皆柔弱也及其綦也背君父賣社稷以至於竊命移國者皆非劉彊之人也且非獨為人君者而已凡人未有不好承順凡為人禍者未有不在於柔弱善乎蘇氏之說也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

亦之為字古人多用為語助如亦孔之固不亦說乎皆是也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俱宜如是解而蔡氏訓為總恐未甚穩徐夏卿曰承上文惟帝其難而言故謂之亦蓋若曰知人雖難而亦有可知之道云爾

以舜禹皐陶之聖豈不能器人於容貌言辭之間哉然非有實事可指以為驗者亦不敢自信也故曰載采采采者事也言某事某事可信驗也吾夫子亦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空言駕而本實隱明黨威而職業廢古之聖人其知之矣

自然經室藏

九德之事皆以相反而相濟謹愿者必不敢慢於人其曰愿而恭何也愿者慤實之謂也慤實則近樸而無文其必有徑情而忽於小者矣孔子曰侗而不愿吾不知之矣侗者顓蒙無知之謂也侗近於愿則愿之爲病亦可知矣孔疏曰謹愿者失於遲鈍意蓋近之擾而毅何謂也擾者則熟之稱故鳥獸之服習於人者謂之擾凡人之劉者必難狎則而易狎者率柔弱而近乎佞者也此擾而毅所以難也

不枉其守之謂直率情肆行之謂徑直者德也徑者病也直而不溫則或失諸徑者有之矣直而溫者豈

有徑哉蔡傳曰徑直而溫和既徑矣又安能和也徐夏卿曰徑直之釋直剛健之釋劉俱未安健有篤實之意劉而塞然後可謂之健徒劉而已則未足以語健也

劉與彊有別乎劉者對柔能斷之謂也彊者對弱威壯之謂也劉者恒自恃而寡慮故濟之以塞彊者易以為暴故濟之以義塞者淵深篤實之意也洪範曰沈潛剛克剛而塞者則欲以沈潛濟剛也塞即溫恭允塞之塞大全以為去聲未知何據

蔡傳釋九德曰此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

自然經室藏

之謂也金吉父曰自寬至彊九者其氣質之性也自
栗至義九者其變化進修之學也愚謂言修德則金
說固為有功以用人而言則兩說皆未免少偏自然
而成德者安行之聖也矯揉以相濟者克己之賢也
唐虞之世聖哲比肩固有能不待變化而成德者矣
克己而進乎德者亦安可合而不用哉
彰者顯用之意畢命所謂彰善癉惡孟子所謂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是也實有是德者必恒而不變有之
而不能恒非實德也故曰彰厥有常言必用其有常
德者也蔡傳以為著之于身而又始終有常意亦可

通然恐未順於厥字之釋也

共工象恭則恭而不愿矣鯀婞直而方命圮族則直而不溫矣有才而自用則亂而不敬矣柔而不立者臨事而必失其守彊而不義者臨事而必至於為亂九德無一焉小事猶可器使大事則不可用也寬以得衆柔以鎮物治才雖不足無害也彊而不撓義以濟之雖非柔愿亦不害其可用也雖然得於彼而失於此猶不可以任重也此三德六德所以有家邦之別也

日宣三德日嚴六德孔蔡皆以為有家有邦者自修

自然經室藏

其德之辭林之奇少頴獨以為用三德六德之人朱子取林說宣者達而揚之也嚴且祇敬者尊而師之也德有小大而用之有輕重也翕受者陳謨効功而納之於上也敷施者布政錯事而達之於下也受之施之者皆指天子言也在人者雖有三德六德及其合受而施之也則九德皆為我用矣故曰九德咸事遂古之治詳於天道故有四時之官五行之正司天司地之人帝堯先命羲和臯陶言百工撫于五辰猶此意也然唯上聖能與天道自其下者不以民為務而詳於天道其不為巫且鬼也鮮矣是以自九官之

命皆已專於民務矣雖羲農復起不能易也然則後王之治果無與於天道耶曰奚爲其然也典曰天叙禮曰天秩服曰天命刑曰天討庶官之事曰天工禮樂政刑何適而非天道也然吾何以知其爲天哉亦唯於民心而已矣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是故愛民者所以事天也順民者所以奉天也察民之情所以知天也務民之義所以代天也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皆欲也聲色臭味之欲人或知以爲禁戒而於

自然經室藏

安逸也反忽焉其亦惑矣聲色臭味皆自外至者也安逸則不待乎外求聲色臭味之接於人也有時而安逸則無時乎不可聲色臭味之害人之所共見也安逸之毒浸潰而人不知聲色臭味之溺非庸人則狂士也而安逸者或托於恬淡簡靜及其狃而莫之禁也心以之放氣以之鑠德以之荒而萬事以之不理天下國家之以是委靡而不振者相屬也嗟乎天下之鴆毒有深於是者歟舜大聖人也益戒之曰罔游于逸臯陶告之曰無教逸欲有邦聲色臭味之慾則益未嘗枚舉也嗚呼亦可以知所畏矣

工之爲言功也功之爲言事也天不能自行其事而命之君君不能獨運其功而共之臣庶官之職皆天事也而叙秩命討爲尤大故曰天工人其代之而繼之以叙秩命討叙秩命討天工也惇庸章用人之代也代天之事不可以不敬也故曰寅曰恭卽所謂無敖逸欲兢兢業業者也代天之事不可以無助也故曰同曰協卽所謂無曠庶官者也同寅協恭之必言于叙秩之下命討之上何也曰寅曰恭皆屬乎禮也且叙秩命討皆人所以代天工也然代天者之有勤與不勤而後命討出焉斯其所以有先後歟

自然經室藏

孔傳以五禮爲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鄭康成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禮先儒以爲吉凶軍賓嘉而金吉父康壽翁皆從之蔡傳以爲尊卑貴賤等級之隆殺品秩蓋即五典之品秩也唐虞之禮邈焉無徵五者之目固未可以臆定也秩者序也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蓋自動作威儀之則揖讓應對之節親疎之宜哀樂之容無非所謂序者亦不必專以爲尊卑貴賤之品秩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孔傳釋自爲用釋庸爲常蔡傳曰用之使品秩而有常亦用孔義也自之訓用恐未甚

穩金吉父曰自則自我制之庸則自我用之也其說似較長然曰自我用之則已足以該其義不必別言自我制之也

天叙天秩之下必繼以同寅協恭何也惇典庸禮非一人所能獨也故必曰同曰協禮主於敬故曰寅曰恭敬而不和則恐其離也故曰和棗棗之為言中也中之為言裏也曰敬曰和皆由中出是之謂誠夫惟誠是以可久而不忒曰同寅曰協恭曰和棗皆與人共之之辭也孰與之共即九德之俊乂是也楊氏以九德而下為知人之事天叙有典而下為安民之道

自然經室藏

愚竊謂臯陶謨一篇率以用人爲主而安民在其中矣

楊氏謂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勑我自我爵人刑人與衆共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故立言有異信乎曰吾不得而知也夫合衆謀從衆是而不敢專乎一己之私者典禮賞刑無異也及其行之也制之自上而在下者不敢干典禮賞刑亦無異也如楊氏之說則典禮固可容天子之私而刑賞之柄又可以不自天子出歟

人知天之在上而不知其臨下之孔昭也故戒之曰

達于上下言天之聰明明畏無不及也恒人之情尠知畏民而亦莫不知畏天者故告之曰敬哉有土稱天以起其敬也敬哉有土猶曰勗哉夫子蓋儆戒之常辭耳然聞之者可以悚然而知畏蔡傳謂吾心之敬合天人而一之其推之亦至深矣於以警人也則及迂而不切此解經者之所當知也

古人未嘗有空言也故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而禹曰乃言底可績謂其言之可行也欲人之行之也必先自己始故曰思曰贊贊襄哉既勉於君而又以自勉也予未有知蓋不敢自任之辭贊贊襄哉則終亦

自然經室藏

不敢不自任矣徐夏卿曰予未有知猶論語所謂吾有知乎哉蓋自謙之常辭而傳以爲不敢計功未敢曉也

益稷

帝命禹昌言而禹乃自言其功禹自言其功而臯陶曰師汝昌言何也禹之言治水非自言其功也欲君臣之不忘艱難也臯陶之師禹言非師禹之言治水也師其思日孜孜也當洪水之昏墊下民禹之隨山濬川益稷之奏庶鮮食其艱且勤也亦至矣夫有首日之艱勤而後有今日之平成禹之言此也猶後世

賢輔當守成之時而陳創業之艱難也故先之以予思日孜孜既又繼之以慎乃在位然由後世視之則禹之自言其功於人君之前也亦近乎夸矣不獨是而已至於下章則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而又自言其荒度土功之勤蓋曰無如丹朱而當如我勤也君臣之間一於至誠而無纖芥顧嫌也如此嗚呼盛哉

孔傳以奏庶艱食為播種於衆難得食處文理似不順蔡傳以為水平播種之初民而艱食於奏庶二字亦未通史記夏本紀言予衆庶難得之食蓋以奏為予以庶為民也意恐較長

自然經室藏

敬而後能定定而後能虛胸中瞻擾舉止慌張而能見事於微者未之有也不能見微事至而始悟其能泰然而處之者亦未之有也故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安汝止者猶詩所謂淑慎爾止也既如是矣猶懼獨見之有失也故又曰其弼直雖舜禹之聖固未有不得人而能獨理者也於是焉始曰惟動丕應徯志不能安於止而能善其動者未之有也

或曰蔡氏之傳以止為止於至善之所以安為順適道心之正而先儒又多以安汝止為生知安行之事今子乃以舉止言之是威儀容止之表始學者之所

有事也豈所以語上聖哉曰堯舜之道修己以敬而
己矣故曰恭己正南面曰篤恭而天下平捨威儀容
止之表而求止於至善豈吾所謂道哉生知安行而
自適乎道心之正固大舜之事也然人臣之戒其君
唯恐其或因念也故曰因淫于樂曰無若丹朱傲既
以爲安行矣又安用進戒爲哉夫止也者對動而言
者也故曰安汝止而後又曰惟動丕應徯志夫唯養
其靜乃能善其動止者靜也非直謂舉止而已也然
安汝止者靜而有所養之謂也靜而有所養者必主
乎敬威儀容止固持敬之要也

自然經室藏

上下不孚民心不服則令出而人不從者多矣德修
于身而舉錯皆宜則未言而民信未令而民趨志之
所嚮而民莫不專心壹意以俟之矣此之謂侯志或
曰丕應侯志應天下望我之志也
鄰之爲言近也君臣之間其分截然雖以舜禹之相
與猶懼其情志之不相親也故曰臣哉隣哉又曰欽
四鄰雖以禹益臯陶之陳謨猶懼其言之不敢盡也
故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嗚呼君臣之際其亦難矣
言臣則有尊卑之分言鄰則專乎近矣故曰臣哉鄰
哉謂臣之不異乎隣也蔡傳謂臣以人言鄰以職言

恐非本旨徐夏卿曰濞五家也其近也亦至矣股肱耳目則一身也又不啻五家之近而已蓋一節深乎一節也傳以左右輔弼釋濞又以作股肱耳目為言臣所以為鄰之義恐其未切也愚謂蔡氏以左右輔弼釋濞蓋以下文有欽四濞之語疑其為當時官職之號耳然當時官職之號又安知非取於濞里比近之意耶

左右有民作肱也宣力四方作股也觀古人之象作目也聞六律五聲八音作耳也臣為君可以觀察者亦多矣何獨言繪繡五采也耳繪繡之所施不過十

自然經室藏

二物耳又何以見古人之象也呂伯恭以爲汝明汝聽禮樂之大者也唐虞之禮蓋無大於作服者哉蔡傳以爲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然服飾之差亦禮之一節耳且又何與於古人之象也唯鄭景望謂十二章皆君德也服是服者必全是德一德不備則不足以臨民故觀其象必惕然自省輔弼之臣亦當觀象而進戒其說稍長然恐亦不免傅會愚意唐虞衮繡之服與後世所畫者不同蓋必有精義妙象可以觀古人之文晰萬物之理者而今不可復攷矣

徐夏卿曰有聲而後有律律和聲是也蔡傳謂有律

而後有聲未知何據愚謂舜典之志言聲律相承而言也益稷之六律五聲八音敢言也相承而言者其序不可紊敢言者未必有先後之分於敢言者而一一求其序則鑿矣此亦說經者之所宜知也

在治忽之忽孔傳以為忽蓋怠忽者政之所以不治也今文作采政忽鄭康成本忽作曶而鄭氏又以為書思對命之笏史記夏本紀作采始滑漢書律歷志引之又作七始詠以為宮商角徵羽及夔宮夔徵也今文古文皆出於灰燼之餘屋壁之中字畫漫滅文句聲牙自漢氏之初傳授之未遠也而其同異錯互

自然經室藏

如是奈何欲字字而爲之解乎且今文出於伏生伏生親見古書之完本而其脫訛聲牙者猶不能是正也古文之出芒無師傳其漫缺者既無一句可讀矣其幸而可讀者則又全一篇而無一字可疑此果可謂近於理耶

金吉父曰古有采詩之官以律呂諧其聲而政化之得失民俗之所感可知也此所謂納五言也擇其所感之正者用之鄉人邦國使弦歌之此所謂出五言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即此所納之五言也蓁傳言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唯釋出納之義

而不言其出納之實金氏之說可以補其未備若所謂五言者則意當時必有條目如周之四詩六義者而今不可臆稽矣

侯以明之射以觀其德也羣蒙之射亦可謂之德歟古之射者其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奏必比於樂若彼不肖之人之射也其射雖中而其於禮樂則必不比矣古之所以觀德者蓋如此然其詳既不可得聞而欽四隣以下文勢語意絕不相貫朱子嘗論此章曰侯以明之以下皆不可曉蓋當時有此制度今不可杜撰矣君子之慎於闕疑而不強其所不知也如此

自然經室藏

節與成周學校之制大畧相近王制言司徒命鄉簡不師教者以告習射習鄉使之觀禮此即所謂侯以明之也學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此所謂楚以記之也周禮黨正屬民讀法而糾戒之書其德行道藝此所謂書用識哉也所書之善惡不同其所以識之則一也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須學合聲此所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也九年而教成將出學大樂正簡不師教者以告于王王親視學而不變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所謂否則威之也有虞之制固不可攷矣意其亦

為學校之政歟樂語之稱以納言何也曰此即所謂出納五言者也化人移風莫深於樂凡五言之納于上者皆風雅之正聲可以感發人而革其頑讒之習者也（陰夏歸曰龍禹相戒皆君臣相與之陰也捨其說而遽及學校之政非言語之序也意上下或有闕文而今不可攷矣）

唐虞之隆野無遺賢而禹之言曰至于海隅蒼生又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豈猶有慮於遐僻之未盡揚歟局之以世胄格之以遠近雖龍禹猶將有罔功之憂也而況於後世乎

明庶以功即龍典之明試以功也蔡傳曰明庶者明

自然經室藏

其衆庶也語未暢孔疏謂明顯衆人所能近是
取人以名而不稽其實則人孰不自謂我賢哉是以
隆聲譽而爭端起尚議論則成功少考之以功驗之
以實然後不能者自知其不足而能者眼勤於其職
矣故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敷同之義蔡傳無明釋惟曰遠近敷同率爲誕慢而
已孔傳以布釋敷以爲賢愚並位優劣共流史記引
此曰帝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近俗多以朋比爲扶
同或爲符同敷扶同音義亦或相近蔡氏之意宜亦
類是然諸說俱未甚暢意或有闕脫歟

教之而不從者固不可以不威也雖然威怒以瘴惡不若彰善而惡自瘴之爲愈也刑戮以禁姦不若修德而姦自禁之爲愈也是以舜曰否則威之而大禹之對專於舉賢蓋以爲羣賢彙進衆庶競勸將無用于威刑也然德不明于上則賢不興于下君不勤于政則有賢而不能用是以必先之以光天之下而又繼之以毋若丹朱傲此所謂責難于君也

弼訓爲輔亦訓爲正弼成五服之弼當訓以正約之以法度齊之以政教所謂正也蔡傳謂彊理宇內非人臣之所當專故曰輔成功未免於迂迴也

自然經室藏

孔氏以州十有二師爲一州用三萬人功蓋用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也上言成五服下言建五長此獨言功役之數與上下文義不貫孔疏以爲州境有闊狹用功有多少例言三萬人大都通率爲然蓋亦爲疑辭也鄭玄謂每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蔡傳從之文勢則較順矣然九州之域固有大小如徐州之地北岱南淮不滿千里而雍州自三危弱水以及龍門西河相距幾四五千里其不可以十二師爲例也亦明矣窃疑此即肇十有二州之事蓋謂一州置一師又或謂其以十二師之地分而爲州耳虞夏之制合

無從攷姑識其所起于此

迪之爲義有順有導有進有由道導古通故爾雅曰迪道也由與蹈義近故亦可謂蹈罔迪不適啓迪有命皆導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進也惠迪吉各迪有功迪朕德皆順也唯允迪厥德可訓爲由與蹈亦可訓爲順蔡傳於惠迪吉訓爲道餘則多以蹈釋之似未甚穩也

九州之大四海之廣五千里之遠也而頑弗即工者唯一有苗耳宜未足以累聖人之治也然既曰光天之下誰敢不敬應而終之以有苗之弗率大禹之意

自然經室藏

益猶有責備于舜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舜禹歟後世之進言于君者率常以有苗為口實曰陰谷之自阻何與於陽春嗟乎此阿諛之漸也

先儒多以皐陶謨益稷俱為一日之言蘇子瞻以舜不能不施象刑為憾於德故陳簫韶感格之功以明化人之不在於刑舜聞夔言始悟而作勑天之歌其說牽強傅會蔡傳譏之固也然兩篇所記雖未必皆一日之言也而史氏編次亦不為無意禮樂明具神人咸和羣動鼓舞嘉瑞畢應太平之功於是而極矣故叙之於羣賢陳謨之後以見夫君臣相儆庶明勵

翼其成効至於如此孔傳謂始於任賢治成於樂是也且肇之命禹也既終以吾則威之其荅禹也又終以臯陶之象刑起若其歸重於威刑也刑固聖王之所不能廢亦非聖王之所專恃也苟後世起聖人之歸重於刑則德化之功隱而申韓之說勝矣是以承之以夔之言樂樂者德之發也蓋曰治功之成在德而不在刑云爾夫以德化之成格神明革麤傲諧衆庶孚禽獸巍巍洋洋如此其盛也而君臣之間猶不敢弛其交儆此其所以為至德之隆而能保其長治也是故以勑天之歌終焉

虞賓先聖帝之後也故重其在位羣后則非一人矣故言其相讓孔疏謂羣后亦在位丹朱亦以德讓益以爲互相見也其義亦通然以爲與班爵同者相讓則恐未然先代之後當特在於賓位安得與羣后讓其班序哉蔡傳謂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或曰以丹朱失位宜有爭心而今乃能以德相讓爲大樂至和之極功尤恐非后夔之本意也

祀天神者樂六成享地祇者樂八成宗廟朝廷之樂用諸人者皆九成此周制也簫韶九成其亦以宗廟之樂歟蔡傳謂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益以爲讀之

九歌為九韶也虞周之制其同異未可詳稽抑或以九功之叙本為民事故用諸人者皆用九成而後世遂沿為成法歟

勑者飭也葢有整齊修舉之意叙秩命討之奉而行之皆所以勑天命也孔傳謂奉正天命以臨民意亦近之蔡傳專以為戒勑則戒天之命於文勢亦稍短矣

食哉惟時蔡傳釋以不違時百工惟時撫于五辰蔡傳釋以及時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則獨以為無時而不戒勑夫但曰惟時而已則又孰知為無時不然之

自然經室藏

意哉奉天之命者莫大乎順天之時唯明而後能審時唯勤而後能不失時禮樂政教之施無非所以順時也孔疏獨以不妨農務為惟時則亦狹矣

股肱喜哉非謂其喜事也謂夫驩欣交泰而樂効其職也君欲有為於上而在下者莫肯効力則君亦將慵然而怠矣故曰股肱喜哉而後曰元首起哉然君不勤政則羣下解體君太察而政急則為下者敗罪之不贖而皆將有愁苦迫促之心雖欲喜得乎此皐陶所以先勉乎元首之明也上下孚而情志洽賞罰當而功能彰人孰不效舞作興而競勸於為善哉此

則所謂君明而臣良也先儒謂臯陶之意以為君臣惟當明良不必過於喜起是殆以好事貪功為喜而以循謹無大過為良也豈所以語舜與臯陶哉

颺者揚也揚有自下而上之意顯言而進于上故曰颺言工以納言時以颺之亦謂其顯揚之也孔傳以臯陶之颺言為大言而疾蔡氏亦曰之朝廷之言辨辨唯謹從容啓沃固有體貌大言尚不可又奚可疾言為哉

曹參日飲醇酒不治事而民以寧壹李沆見四方章奏言便宜者一切報罷而天下亦少安蓋以為守成

之世法度畧備當與民休息而已也夫患生於狃獘積於習弛肆之害甚於紛更二子之事固非所以爲萬世法也然二子特不欲紛更而已亦何嘗坐視先王法度之廢壞而不之恤哉唐虞之治成制定其軌漢宋亦遠矣而舜曰股肱喜哉臯陶曰率作興事愆舉振作之意未嘗敢一日忘也是豈不欲休息而然哉後世從政之士當久安積衆之餘百度皆廢飽食而無所問曰吾不喜事吾能持大體嗚呼是果賢於臯陶者哉

崇論宏議日聞乎朝廷之上而民不被其澤者何也

言之而不能行也詔令日下科條日須良法美制日講乎有司而民猶有不被其澤者又何也行之而不考其成也令于上而格于下鋭于朝而弛于夕甚則有開詔一讀而閣之爲故紙者矣雖盡取三代之法而宣布之亦何益哉故曰卒作興事又必曰屢省乃成考績黜陟即省成之一端也

賡載之載鄭康成曰始也孔荼皆曰成也徐夏卿曰載采采賡載歌皆當爲語助載歌者猶詩所謂載色載笑也

木小而附生曰叢肉之細切曰脞古注以叢脞爲細

自然經室藏

碎者是也人君之失可戒者多矣何獨以蒹胜言也
昏庸之弊常在於縱弛聰明之過恒病於煩密上弛
則下無所畏忌上密則下不敢展布無所畏忌則惰
不敢展布則其歸也亦惰無所畏忌而惰者其弊易
知也不敢展布而歸於惰者其病難見也舜恭己無
為臨下以簡然其聰明睿聖在下者莫能及也故臯
陶猶以蒹胜戒之且喜起興事之時所戒者尤在於
煩擾也或曰木小而聚生曰蒹肉切而堆之曰胜蒹
胜者委積之謂也君不能勤政則庶務委積故曰蒹
胜未知是否

自然經全藏